

# 新时代职业教育理论体系：逻辑起点、理性审视与本土建构<sup>\*</sup>

陈鹏 陆爽

(江苏师范大学, 江苏 徐州 221116)

**摘要：**职业教育作为现代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随着经济社会的变化和科学技术的革新，职业教育需要与时俱进，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同样需要不断完善。新时代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构建应基于超越层次教育的类型教育、走出学校教育的产教融合、跨越职业教育的职普融通的逻辑起点，从本体论、价值论和方法论三个维度分别审视职业教育的本质特征、功能定位与实施路径。基于此，新时代职业教育应在学科、教学和教材等方面建构本土化的话语体系，形成跨学科的交叉学科体系、跨场域的融合教学体系和跨知识的实操教材体系。

**关键词：**职业教育；理论体系；产教融合；跨场域；职普融通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154(2024)06-0028-10

**DOI:**10.16851/j.cnki.51-1728/g4.20241202.001

教育强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新要求、新标志和新特征<sup>[1]</sup>，职业教育作为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重要着力点，在教育强国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sup>[2]</sup>。自党的十八大以来，职业教育的发展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从宏观视域来看，扎根中国土壤，我国已建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体系，为培养社会需要的各类人才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基于微观视域，无论是在理论研究、学制改革，还是人才培养等方面，职业教育都实现了长足发展，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时代，梳理职业教育的理论体系与学科使命显得格外重要。职业教育不仅要培养技术技能型人

才，更要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因此，职业教育发展需要更加注重纵横贯通体系的完善，推进教育与产业的深度合作，以人为本，为不同禀赋的学生提供更多可能的发展机会，使职业教育真正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征程中的重要支柱。

## 一、新时代职业教育理论的逻辑起点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sup>[3]</sup>。简单凝练的话语从三个维度全面概述了新时代职业教育的重点发展方向。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是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关键指向，深化产教融合、推进职普融通是实现职业教育类型特色的关键举措，彰显着新时期政策话语对职业教育与外部市场

<sup>\*</sup>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24年度规划基金项目“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我国产教融合政策的话语生成及实践谱系研究”（编号：24YJA880005）；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话语分析视角下我国职普融通政策变迁研究”（编号：KYCX24\_3005）。

作者简介：陈鹏（1982—），江苏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职业教育基本理论；陆爽（1997—），江苏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职业教育政策。

收稿日期：2024-08-20



以及其他教育类型之间关系的联动期待。

### （一）超越层次教育的类型教育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理应与普通教育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然而长期以来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思想陶染下，职业教育被认为是普通教育的组成部分，或者是低于普通教育的“次等教育”。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地位的赋予，给职业教育以“正名”。2019年首次以政策文件的形式在《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提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sup>[4]</sup>；2022年新修订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进一步明确“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sup>[5]</sup>，首次以法律形式明晰职业教育的类型定位；随后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强化“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sup>[6]</sup>，党和国家的一系列政策将新时代职业教育发展中最本质性的问题推到了台前。职业教育发展的类型化不但受制于国家政策的引导，还受到社会发展方向的影响。党的二十大提出“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努力培养造就更多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sup>[7]</sup>。新时代对人才的要求日益严苛，传统的普通教育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这就需要对职业教育的特殊性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与理解，以便更好地发挥职业教育的作用。因此，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成为当务之急。但值得注意的是，“职业教育类型属性的完整含义，不单是强调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在性质上的差异，还要求把职业教育建设成一个具有独立形态的体系”<sup>[8]</sup>，进一步巩固其类型地位。

“教育本身并没有界限，无论是职业教育还是普通教育，都是对人的塑造”<sup>[9]</sup>。但是不同类型的教育对人的塑造有着本质性的区别。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在塑造个体方面侧重不同。相比于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更注重以实践的方式来培养人才，它必须与社会需求和技术发展保持同步，并致力于培养适应当代工作环境的技术技能人才。职业教育独立形态体系建构的核心特征是在职业教育内

部建立完整的办学层次并明确其定位，进而完善职业教育内外部衔接通道，形成职业教育的中高本三层次有机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继续教育相互沟通的体系<sup>[10]</sup>。当前，我国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了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大量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而职业教育作为培养这些人才的主要途径，其类型定位被明确为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战略定位。因此，新时代职业教育的类型定位优化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

### （二）走出学校教育的产教融合

职业教育作为不同于普通教育的类型教育，理应加强与行业产业的联系，冲破学校的“藩篱”，深入推进产教融合。2017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提出深化产教融合的主要目标为“全面推行校企协同育人，用10年左右时间，教育和产业统筹融合、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总体形成，需求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健全完善，人才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重大结构性矛盾基本解决”<sup>[11]</sup>。近年来，党和国家又在重要指导性文件《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中分别提出“协同推进产教深度融合”<sup>[12]</sup>与“打造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sup>[13]</sup>。同时，在此期间国家逐渐细化相关条例，相继发布《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实施办法（试行）》《产教融合型企业认定办法》《产教融合型企业认定标准》等文件，从产教融合的多维度具体贯彻落实。

产教融合作为现代职业教育的实践方式，更是职业教育类型化的关键标志。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优化，职业教育中产教融合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新时代，职业教育不再是封闭的教育体系，职业教育办学已经变得更加开放与灵活。职业教育目标不仅是为学生提供知识和技能，更是与产业对接、满足市场需求。当前，我国正面临产业转型升级中高层次技能技术人才供给不足的严峻挑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正逐步与产业链交叉融合并赋能生产力进步<sup>[14]</sup>，技术发展已成为





人类生产力的核心，其对工作世界的变革作用不可忽视。这种变革引发了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变化，进而影响了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现实诉求<sup>[15]</sup>。职业教育开放的办学模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其中，不仅满足了新的人才规格与类型的发展需求，而且提高了供给侧的人才培养质量。然而，职业教育开门办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学校、企业、政府等多方共同努力构建产教融合平台，合力建立产学研合作长效机制。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联系最为紧密，因此，应持续深化产教融合，加快构建产教融合共同体，推动职业教育朝着更加贴近产业发展、更加适应社会需求的方向不断前进，为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基础。

### （三）跨越职业教育的职普融通

职业教育作为不同于普通教育的类型教育，也应加强与普通教育尤其与普通基础教育的联系，以夯实自身的特殊性地位，提高社会吸引力。改革开放初期，职普融通便初见端倪，在当时的党和国家政策文件中，多以高中阶段普通高中增设职业技术课或举办综合高中的形式为主。随着21世纪的到来，职普融通的层次、类型均已不能满足时代变革与发展的需求，国家开始反思综合高中的得失，进而开始触动基础教育的课程变革，通过综合课程试验加深职普课程内容的渗透，搭建职普融通“立交桥”。步入新时代，职普融通的重要性更是在党和国家政策文件中得以体现，2014年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指出“探索建立各级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衔接的制度”<sup>[16]</sup>。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不同学段、不同类型的职普融通进行更为详细的阐述，“在普通中小学实施职业启蒙教育；探索发展以专项技能培养为主的特色综合高中；制定国家资历框架，建设职业教育国家学分银行，实现各类学习成果的认证、积累和转换”<sup>[17]</sup>。新修订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以及《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以职普融通为基点，分别提出“建立健全全民终身学

习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sup>[18]</sup>“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sup>[19]</sup>。

职业教育类型的确立并非将职普推向分离，而是要进一步促进职普融通。通过融合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要素，学生可以获得全方位的教育体验，而不仅仅局限于职业技能的培养。这种综合性的教育方式不仅弥补了原有传统职业教育只注重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而忽视综合素养的弊端，使得学生可以接受更加全面的教育，包括人文素养、创新能力、沟通技巧等，有助于学生在职业生涯中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而且还体现在对接受普通教育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职业技能的培养上，有助于激发中小学生的职业意识，指导职业生涯发展以及为职普分流提供重要基础。职普融通的实施将有助于学生更好地认识自己、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方向，并为他们的未来职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此外，职普融通还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包容和多元的教育生态。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有机结合可以打破彼此割裂的状态，促进不同领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形成良性的职普融通教育新生态。

## 二、新时代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理性审视

基于新时代职业教育的政策话语和发展诉求，职业教育的理论体系应重新审视职业教育的本质特点，廓清职业教育的本体论。同时，分析研究职业教育的发展还受到研究者和实践者对职业教育在认识论上的价值评判与在方法论上的选择的共同影响<sup>[20]</sup>。因此，新时代职业教育理论体系新生态应从本体论、价值论和方法论三重视角进行审视与构建。

### （一）本体论：职业教育的本质追问

职业教育本体论关乎职业教育“是什么”的问题，是构建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出发点。马克思认为，认识事物需要超越表面现象，深入探究其本质，因为正是本质决定了事物成为其自身的原因。因此，在职业教育领域，研究者们一直努力不懈地探索职业教育的本质。然而，由于职业教育性质的复杂性，各种主张层出不穷。在定义新时代职业教育本质之前，回顾过往主流观点可概括为十种，包括生利性、社会性、职业性、生产性、大众性、适





应性、多样性、中介性、职业（岗位）针对性、发展性<sup>[21]</sup>。新时代职业教育已从外延式、规模式发展阶段转向内涵式、高质量发展阶段。面对这一转变，职业教育应借鉴生态学的研究视角来完善自身。生态学是指把有机物置于环境中并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sup>[22]</sup>。同样，要想真正理解、把握职业教育的本质，也应从整体的视角出发，在联系中研究其本质。基于生态学理论审视职业教育，其可被视为教育环境中一个独立的“有机体”。它与教育环境下其他教育类型和教育环境外的社会要素之间紧密联系，共同构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特定类型的教育，其“有机体”自身结构应表现为独立的、健全的教育体系，即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应双轨并行，形成自身独特的、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目前，我国普通教育的体系建设已相对完善，各级教育层次相互衔接，职业教育也应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体系。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应包括初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三个层次，并且各个层次之间应该实现顺畅地衔接。其中，高等职业教育又可以进一步分为专科层次、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以满足不同层次、不同需求的学生和经济社会的需求。

在以职业教育作为“有机体”的生态系统中，其外部环境亦不可忽视，即该“有机体”与教育环境内其他教育类型和教育环境外的社会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1925年，黄炎培发表《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一文，强调尤其需要以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来重塑对职业教育的理解<sup>[23]</sup>。在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指导下，黄炎培提出，“只从职业学校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教育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农工商职业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sup>[24]</sup>。这表明，职业教育本身就是教育体系与社会体系建设的一部分。一方面，职业教育应与普通教育共轭融通。职业教育首先是一种教育，虽然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在人才培养目标上存在差异，但两者都具有教育性，最终目标都落脚到培养人的层面，具有一致性。正如一直强调的，新时代赋予职业教育“类型教育”更为深刻的内涵，但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并不是将职业

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与普通教育完全割裂开来，而是在明确两者独特性的前提下，实现二者的融汇互通。另一方面，职业教育应与企业教育融合发展。职业教育的本质是为了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使其具备专业技能和实际应用能力。学校教育体系擅长学科知识的传授，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思维能力；而企业教育体系侧重实践操作和技能培训，使学习者能够适应工作环境和需求。因此，职业教育应充分发挥学校教育和企业教育的双重优势，促使职业教育真正做到不仅是培养人才的一种方式，更是转化人才资源、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

## （二）价值论：职业教育的功能定位

职业教育价值论关乎职业教育“为什么”的问题，是构建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基本指向，是职业教育本体论向现实性的过渡。“价值”作为哲学概念的内容，是指对主客体相互关系的一种主体性描述<sup>[25]</sup>，可以将其理解为客体对主体所具有的意义。研究职业教育价值，即把职业教育视为客体，研究职业教育对其他主体的意义。职业教育价值是构建职业教育理论体系中的具体指向，对实现职业教育功能、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价值这一概念具有社会历史性，随着社会的更迭和时代的变迁，职业教育的价值取向也随之发生变化。新时代人们对职业教育价值的认知和期望也发生了变化。另外，职业教育的价值可以分为本体价值和工具价值。本体价值可理解为职业教育对学习个体发展和成长所具有的意义，而工具价值则是指职业教育对满足社会发展需要所具有的意义。

职业教育功能是职业教育价值的具体体现，也具有双重性，即职业教育活动对个体和社会产生的影响与作用。从个体层面而言，每个人都是最基本的价值主体。美国社会学家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指出“职业支配着我们的整个世界。它治愈我们的身体，衡量我们的收益，拯救我们的灵魂”<sup>[26]</sup>。职业教育的功能就是为了让每个人在接受职业教育的过程中，实现充分、自由、全面的发展。新时代技术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面。然而，人们越来越依赖技术来解决问题和满足需求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人们过于依赖技术，逐渐忽视了自身的主体性发展，并致使人们迫于应对职业压力而身陷“职业囚徒”的窘境<sup>[27]</sup>。加之受家庭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影响，职业教育被赋予了更高的期望。具体来说，职业教育应为学生提供多元化的发展平台。除了注重技能培训，还应该关注个体的生涯发展，以满足不同禀赋学生对升学和就业的多元需求，完成自我实现。

人是社会的组成部分，社会是人们相互交往的产物。因此职业教育对于社会的影响是建立在对人的影响基础之上。从社会层面而言，职业教育是现代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对社会现代化的实现有着突出的贡献。首先，职业教育培养了现代化人才，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人力资源。新时代职业教育不但注重人才的技能培养，更是将工匠精神、核心素养融入其中。人性中对真善美的向往能以自律、自觉的方式将以“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为核心的工匠精神在实践活动中予以真正的回归和复活，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sup>[28]</sup>。其次，职业教育有助于提高现代社会的就业率和就业质量。各类技术对职业的影响路径相似，主要从替代、更新和创造三个层面产生影响。机器换人虽然导致许多传统工作岗位的减少，但新兴技术和职业需求却在增加。机器换人意味着人们可能需要多次转行或学习新的技能，职业教育强调终身学习的重要性，提供相关技能培训，使人们适应新的职业需求，提高就业竞争力。再次，职业教育促进社会流动和社会公平。2022年3月，新华社联合百度发布《大数据看2022年全国两会关注与期待》显示，自2022年2月24日至3月2日，在“教育改革”相关关键词搜索热度中，教育公平位居第10位<sup>[29]</sup>。职业教育为没有机会和条件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提供了通过学习和培训提升自己的途径。如此，学生无论是来自城市还是农村、富裕家庭还是贫困家庭，都可以通过职业教育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实现自身的价值和促进社会的流动性。最后，职业教育还有助于提高社会的综合素质和文化水平。个人与社会是紧密相连的，个人素

质无论是在知识、技能还是道德品质等方面的提高，都需要在社会环境中不断发展和完善。职业教育的作用不仅为个人提供技能培训，更要为个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广阔的舞台。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推动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因此，职业教育的功能可从个人和社会两方面进行定位，通过个人的现代化促进社会的现代化，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双赢。

### （三）方法论：职业教育的实施路径

职业教育方法论关乎职业教育“怎么做”的问题，是构建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现实路径，是职业教育价值论的进一步落地。职业教育应在认清职业教育本质定位和价值指向的基础上，积极回应新时代政策话语。

其一，优化类型定位，完善职业教育内部体系。从职业教育内部结构来看，完整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不单是指各层级职业教育的“独善其身”，更需要各层次之间的顺畅衔接。作为类型教育，职业教育为学生提供了升学与就业两种渠道。在升学方面，职业教育可以通过贯通培养和职教高考等方式来实现。贯通培养是一种将不同层次的职业教育进行衔接的模式，包括中高职贯通、中本贯通、高本贯通和中高本贯通等不同模式，旨在为学生成长成才搭建便捷的进阶路径，实现长学制人才培养。而职教高考则采取了“文化+技能”的评价模式，将文化知识和实践技能相结合，为学生量身打造适合的升学机会。然而，无论是哪种形式，其最终目的都是帮助学生实现可持续性的成长，打破职业教育的“天花板”现象。

其二，深化产教融合，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新时代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升级对人才结构提出了新要求，职业教育应紧密结合产业发展趋势，及时调整培养目标和内容；行业企业为职业教育提供实践基地、技术指导和就业机会，与职业教育形成良性互动，共同推动产业的发展 and 人才的联合培养。订单式培养和现代学徒制是实现产教融合的重要方式，订单式培养的核心理念是“需求驱动”，即根据产业的实际需求来制订学生的培养计划。现代学徒制的核心理念是“学以致用”，即学生在学





习的同时能够直接应用所学的知识和技能。通过采取订单式培养和现代学徒制等方式,职业教育可以更好地适应产业发展的需求,培养适应新兴产业发展的技术型人才、适应绿色经济发展的环保型人才、适应科技创新的高技能人才以及适应智能制造的工匠型人才等,为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升级提供有力支撑。

其三,推动职普融通,促进社会教育公平。职业教育的实施途径应融入普通教育的各个阶段。在义务教育阶段,通过职业启蒙、劳动教育、跨学科主题学习等形式,帮助中小学生形成初步的职业认知和意识,为他们未来的职业发展奠定基础。在高中教育阶段,可以通过综合高中、职普融合班、职教高考班等方式实现职普融通,既丰富了职业教育的生源结构,又满足了学生多样化发展的需求。在高等教育阶段,我国普通本科高校可通过应用本科、贯通培养、职业师范教育等方式赋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sup>[90]</sup>。通过以上措施的推行,我们可以实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深度融通,促进社会公平,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和选择空间,同时满足社会对各类人才的需求,进一步推动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更加重要的是,这也有助于打破传统教育观念的束缚,提升人们对职业教育的认知和重视程度,使其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 三、新时代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本土建构

基于现代职业教育理论体系,职业教育应在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建构中呈现新时代音符,体现新特色,不断推进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是一个复杂且长期的过程,中国应借鉴世界主要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共性经验,同时结合自身优势和时代诉求,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现代化体系。

#### (一) 学科体系:走向跨学科的交叉学科体系

职业教育学科应打破教育学二级学科的单一学科思维,基于跨学科的思路,建构一个覆盖多学科领域的交叉学科体系。职业教育学是一门探究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和职业教育发展规律的“应用性、交

叉性和综合性学科”,应广泛吸收“职业科学、劳  
工政治学、技术哲学、产业经济学、劳动经济学、  
劳动社会学、劳动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开  
展研究<sup>[91]</sup>。在此,着重从教育学、劳动经济学、科  
学技术哲学三个学科视域探究职业教育学交叉学科  
的建构,以便于更好地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其一,从教育学的视角研究职业教育,探讨如何有效地组织和实施职业教育课程。教育学关注学习理论和教学策略,可以帮助职业教育设计合适的教学活动和评估方法,培养学生的操作技能和职业素养。例如,可以通过案例教学、实践活动和实习活动等方式的设计与实践,让学生在真实场景中学习和应用知识,提高他们的操作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同时,教育学还可以研究如何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育管理能力,以确保职业教育的质量和效果。

其二,从劳动经济学的视角研究职业教育,以劳动经济学的规律研究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成长规律,探讨职业教育对就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劳动经济学关注劳动力市场和就业机会,可以通过分析职业教育的需求和供给情况,预测不同职业领域的就业前景和薪资水平。例如,通过对不同行业的人力资源需求进行研究,可以为学生提供就业指导和职业规划,帮助他们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方向。同时,劳动经济学还可以研究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探讨如何通过职业教育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转型。

其三,从科学技术哲学的视角研究职业教育,可以探讨职业教育与科技创新的关系。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过程和价值取向,可以研究职业教育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科技素养,以适应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科技环境。例如,可以引入创新教育和科技教育的理念和方法,让学生学会运用科技工具和技术手段解决实际问题,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和团队合作能力。同时,科学技术哲学还可以研究职业教育如何引导学生在职业实践中遵循科学伦理和社会责任,促进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进步。

综上所述,职业教育学作为一个交叉学科,可





以从教育学、劳动经济学和科学技术哲学等不同学科视角来研究职业教育。通过整合这些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可以更好地理解职业教育的本质和目标,推动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以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和经济环境。

## (二) 教学体系: 建构跨场域的融合教学体系

作为一种系统性的教育生态,职业教育教学实践具有跨场域性,在产教融合、职普融通、中高职衔接中实现不同场域的联动式教学实践,进一步凸显职业教育的类型特色。

其一,基于产教融合的“跨场域”教学,可通过基于职业标准的课程开发与基于生产过程的项目教学来实现。我国职业教育课程发展至今,虽然大部分职业院校都声称行业企业参与了课程开发,但实际上其参与度还十分有限。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前,我国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一直沿用普通教育的学科课程开发方法,这导致所开发的课程与实际工作相去甚远,无法满足企业的用人需求与跟随时代更替的职业标准。然而,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的更新凸显了我国现存职业的多样性。为了实现职业教育课程标准与职业标准的对接,必须完善企业参与课程开发的工作机制,提高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程度。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职业教育教学内容与企业需求及时衔接,使学生毕业后能够顺利就业。同时,职业教育教学应以项目为载体。项目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客观存在的活动模块<sup>[32]</sup>,通过以项目为基础的教学,学生可以在实际操作中学习和掌握职业技能,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项目教学主要与企业合作开展,旨在让学生能够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进行实践,提高他们的职业素养和技能水平。

其二,基于职普融通的“跨场域”教学,可通过沉浸式的职业体验式教学实现。具体而言,职普融通的落脚点可放在职业体验课程的设置和劳动项目任务群的开发与实施上。劳动教育是职业教育的基础和前提。通过接受劳动教育,中小學生可以了解主要劳动类型和劳动价值,培养对劳动的尊重与热爱之情。同时,劳动教育可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创新能力和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这些能力对于个人职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年版)》将劳动课程内容划分为十大任务群,这十大任务群也是各劳动项目设计的依托载体。劳动项目任务群基于真实场景设置,可以帮助学生了解实际工作中的问题 and 挑战,并学会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除了实施劳动教育外,可直接设置职业体验课程使学生了解各种职业的特点和要求,加深学生对不同职业的认识和理解。在职业体验课程中,学生可以通过模拟工作场景来感受不同职业的工作内容和需求。比如,可以组织学生参与模拟学工、学农、学商等职业实践活动,让他们亲身体验并了解不同职业的工作技能和职业素养要求,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兴趣和特长,并为未来的职业发展做好准备。职业院校可以为中小学提供实习基地、培养师资、职业规划指导、开展职业教育课程和举办职业技能竞赛等多方面的支持。

其三,基于中高职衔接的“跨场域”教学,可通过建立一体化的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体系 and 教研机制来实现。第一,中职和高职之间的衔接教学应该遵循一体化的专业教学标准,确保学生在中职阶段所学的知识和技能能够为进入高职阶段打下坚实的基础。教学标准应该明确规定学生需要具备的知识、技能和能力,并提供相应的评价和考核方法。第二,中职和高职之间的衔接教学应基于一贯制的课程标准,确保学生在中职阶段所学的课程内容和高职阶段所学的课程内容之间有一定的延续性和衔接性。课程标准应该明确规定每门课程的目标、内容、教学方法和评价方式。第三,建立一贯制的课程体系,确保学生在中职阶段所学的课程能够为进入高职阶段的学习提供必要的基础。一个完善的课程体系应该包括基础课程、核心课程,以及衔接课程或桥梁课程。第四,建立一贯制的教研机制,形成教研共同体,以促进中高职教师之间的交流和合作,提高教学质量和水平。教研机制可以包括常态化的教研活动开展、教研成果的分享和交流、教研团队的建设等方面,以推动教师的专业成长和教学改进。这种教学体系的构建可以有效地提高中职和高职之间的教学质量衔接,确保学生能





够顺利过渡到高职教育阶段，并为其未来的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 （三）教材体系：研制跨知识的实操教材体系

教材作为职业教育实施的重要载体，起着承载知识、引导学习、培养实践能力等多重作用。作为一种类型教育，职业教育的职业性和实践性等类型特征明确了其教材建设的基本方向。在中国式现代化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中，需要一批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新形态教材来支撑。2019年，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指出“倡导使用新型活页式、工作手册式教材并配套开发信息化资源”<sup>[33]</sup>。同年教育部印发《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中提出“倡导开发活页式、工作手册式新形态教材”<sup>[34]</sup>。2021年，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十四五”职业教育规划教材建设实施方案》明确提出，“结合专业教学改革实际……联合开发不少于1 000种深入浅出、图文并茂、形式多样的活页式、工作手册式等新形态教材……推动教材配套资源和数字教材建设，探索纸质教材的数字化改造，形成更多可听、可视、可练、可互动的数字化教材”<sup>[35]</sup>。2022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从法律层面对职业教育教材进行了规定，明确提出“国家鼓励行业组织、企业等参与职业教育专业教材开发……并可以通过活页式教材等多种方式进行动态更新；支持运用信息技术和其他现代化教学方式，开发职业教育网络课程等学习资源……推动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与融合应用”<sup>[36]</sup>。一系列文件的发布，表明了职业教育教材建设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更加凸显了职业教育教材体系建设的紧迫性。由此可见，建设职业教育新型教材是今后职业教育教材建设的重点任务和主要趋势。在此，主要基于跨知识领域的视角，着眼于活页式教材、工作手册式教材和数字化教材三类新型教材形态，探索职业教育实操型教材体系的构建。

其一，活页式教材的研制。活页式教材起源于德国。德国在20世纪初开始推行职业教育改革，为了提高职业教育的效果和质量，他们引入了活页式教材的概念和制作技术。活页式教材采用了模块化的设计，内容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进行灵活调整和

更新，以适应不断变化的职业教育需求。这种教材形式在德国得到了广泛应用，并逐渐传播到其他国家。新型活页式教材是一种基于国家职业标准或专业教学标准的教学工具，旨在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它以典型工作任务为教学载体，将学生置于学习的中心地位，并以职业能力清单为基础<sup>[37]</sup>。这种教材通过设计一系列模块化的综合学习任务，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应用所学知识。开发活页式教材可以提供更加实用和实践性的前沿教学知识，有助于学生更好地掌握最新的职业知识和技能。新时代由于行业技术的不断更迭，教材需要定期进行更新和调整，特别是小口径、精细化的专业，开发活页式教材可以快速地知识体系更新，以确保教材内容与最新行业需求保持一致。

其二，工作手册式教材的研制。职业教育工作手册式教材最早同样由职业教育发达的德国发明。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开始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并借鉴德国的经验开始编写职业教育工作手册式教材。工作手册式教材相对传统教材来说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打破学科体系，针对具体职业岗位，以职业活动为中心组织内容；二是主要内容为指导完成工作任务的信息；三是以学生为中心，学生根据教材实践完成任务，获得直接经验<sup>[38]</sup>。工作手册式教材将学科知识与实际工作相结合，综合理论知识和实践性知识，通过职业活动的场景来呈现知识。与传统教材偏重于理论知识不同，工作手册式教材更加注重实践操作，提供的信息主要是帮助学生完成具体工作任务所需的实用指导。它的优势在于其更加贴近实际工作需求，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并掌握实际操作技能。这种教材的设计能够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他们更好地适应职业发展的需求。在新时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中，工作手册式教材的引入和应用将为学生的职业素养和就业能力提升提供更好的支持和保障。通过不断改进和完善，工作手册式教材将成为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培养高素质的职业人才作出更大的贡献。

其三，数字化教材的研制。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科教融汇”这一创新性表述，该表述构成新时





代教育发展的重要命题。科教融汇指明了教材改革的方向,应将前沿科学技术融入教学内容,不断优化传统教材样态,促进教材的现代化、科技化。基于此,数字化教材在职业教育领域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首先,数字化教材能够直观展现职业场景和技能操作演示。通过科技手段,学生可以沉浸在一个仿真的职业环境中,亲身体验各种职业场景和技能操作。其次,传统的教材形式单一,以文字为主,缺乏趣味性和互动性。而数字化教材可以通过图文并茂、动画演示、互动练习等多种形式,为职业教育提供更加生动有趣的学习体验。最后,数字化教材还可以与在线学习平台相结合,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路径和学习资源,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总之,加快数字化教材的建设是适应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必然要求,通过融合不同形态的知识呈现方式,提供全息的泛在教学环境,更好地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人才。同时,数字化教材的建设也为职业教育教学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需要不断探索创新,提高教育教学的质量和效果。

## 参考文献:

- [1]陈子季,高书国.迈向教育强国[N].中国教育报,2017-11-23(6).
- [2][3][6][7]新华社.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2022-10-25)[2024-09-17].[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 [4][33]国务院.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EB/OL].(2019-02-13)[2024-09-17].[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9-02/13/content\\_5365341.htm](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9-02/13/content_5365341.htm).
- [5][18][36]全国人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EB/OL].(2022-04-20)[2024-09-17].[http://www.npc.gov.cn/npc/c2/c30834/202204/t20220420\\_317575.html](http://www.npc.gov.cn/npc/c2/c30834/202204/t20220420_317575.html).
- [8]徐国庆.确立职业教育的类型属性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根本需要[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38(1):1-11.
- [9]朱德全,王志远.新时代职普融通的教育强国战略与评价改革赋能路径[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5(2):68-79.
- [10]吕玉曼,徐国庆.从强化到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属性确立的实践路径[J].现代教育管理,2022(2):111-118.
- [1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EB/OL].(2017-12-19)[2024-09-17].[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12/19/content\\_5248564.htm](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12/19/content_5248564.htm).
- [12][17]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EB/OL].(2021-10-12)[2024-09-17].[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1/content\\_5647348.htm](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1/content_5647348.htm).
- [13][19]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EB/OL].(2022-12-21)[2024-09-17].[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3/content\\_5736711.htm](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3/content_5736711.htm).
- [14]吴祖峰,戴瑞婷,李丹丹,等.面向人工智能前沿领域的创新人才培养[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3(5):48-53.
- [15]王羽菲,和震.人工智能赋能职业教育:现实样态、内在机理与实践向度[J].中国远程教育,2022(5):1-8.
- [16]教育部等六部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EB/OL].(2014-06-23)[2024-09-17].[http://www.moe.gov.cn/srcsite/A03/moe\\_1892/moe\\_630/201406/t20140623](http://www.moe.gov.cn/srcsite/A03/moe_1892/moe_630/201406/t20140623).
- [20]闫广芬.关于构建职业教育新生态的思考[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1(5):49-52.
- [21]刘晓.职业教育本质:历史、事实与价值[J].职教通讯,2011(9):1-8.
- [22]Manuel C, Molles Jr. Ecology: Concepts and Applications(7th Edition)[M].New York: McGraw-Hill Education,2015:1.
- [23]石伟平,郝天聪.职业教育如何助力技能型社会建设:黄炎培职教思想的当代启示[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23,35(1):59-67.
- [24]黄炎培.职业教育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71.
- [25]李德顺.价值论——一种主体性的研究(第3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53.
- [26]安德鲁·阿伯特.职业系统——论专业技能的劳动分工[M].李荣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1.
- [27]李兴洲.论职业教育的现代属性和功能[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59-66.
- [28]冯鑫.职业伦理视阈下工匠精神的回归与重塑[J].道德与文明,2023(6):140-149.
- [29]新华社.大数据看2022年全国两会关注与期待[EB/OL].(2022-03-03)[2024-09-17].<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6270846041548028&wfr=spider&for=pc>.





[30]陈鹏.普通本科高校赋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模式、困境与出路[J].职教通讯,2022(5):38-44.

[31]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EB/OL].[2024-09-17].<https://www.acge.org.cn/encyclopediaFront/enterEncyclopediaIndex>.

[32]崔宇馨,石伟平.职业教育项目课程开发:一个协同创新的机制设计[J].教育与职业,2021(7):78-84.

[34]教育部.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EB/OL].(2020-01-07)[2024-09-17].[http://www.moe.gov.cn/srcsite/A26/moe\\_714/202001/](http://www.moe.gov.cn/srcsite/A26/moe_714/202001/t20200107_414578.html)

t20200107\_414578.html.

[35]教育部办公厅.“十四五”职业教育规划教材建设实施方案[EB/OL].(2021-12-08)[2024-09-17].[http://www.moe.gov.cn/srcsite/A07/s7055/202112/t20211207\\_585534.html](http://www.moe.gov.cn/srcsite/A07/s7055/202112/t20211207_585534.html).

[37]蔡跃,王偲,李静.职业教育新型活页式教材的内涵、特征及开发要点[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1(11):88-91.

[38]丁喜纲.职业教育新形态教材的比较与建设探析[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1(2):67-71.

责任编辑 徐春梅

## Theoretical Syste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Logical Foundations,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Localized Development

CHEN Peng, LU Shuang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Jiangsu 221116)

**Abstract:** Vocational education,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modern education system, is intricately linked to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rogress. In response to shifts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landscapes, as well as advancement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cational education needs to stay abreast with the times, necessitating continuous refinement of its theoretical system. In the new era, the construction of this theoretical system should be grounded in logical foundations that emphasize transcending the educational hierarchies, fostering integration between industry and education beyond the confines of traditional schooling, and promoting integration betwee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general education within the real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t should examine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functional positioning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hrough the lenses of ontology, axiology, and methodology. Based on this,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should construct a localized discourse system encompassing disciplines, pedagogical practices, and curriculum materials. This should manifest in the formation of an interdisciplinary system that cross-disciplinary, a teaching system that cross-field integration, and a practical textbook system that spanning knowledge.

**Key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oretical system; integration between industry and education; cross-field integration; integration betwee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general education

